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七十

史部

前漢書卷四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文三王傳第十七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

孝王參梁懷王揖

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武

為代王四年徙為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

十一年矣

師古曰總數其為王之年

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

年比年入朝留

師古曰比頻也留謂留在京師

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

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

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

師古曰從音干

容反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

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

文潁曰地名

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

師古曰據睢陽城而自守

而使韓安國張敖

羽等為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

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

分孟康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同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

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蘇林曰陳留北縣四

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古師

曰道謂言○宋祁曰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當於言下添也字

睢陽城七十里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杆而後

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音

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

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

北角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復音方目反得賜天子旌

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趣

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趣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

文耳出亦有趣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趣止人清道也擬於天子師古

曰擬比也音擬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

公孫詭鄒陽之屬

師古曰言皆游梁

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

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千

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

師古曰鉅萬百萬也且百萬者言凡百也○宋祁曰千萬

一作
十 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

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闕下

鄧展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駟

則車駕皆往言駟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師古曰輿即車也瓚說是

既朝上疏因留

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

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

師古曰著音竹略反

與漢官

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為嗣大

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

服虔曰格音格闕張晏曰止也

蘇林曰音閭師古曰蘇音張說是

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

師古曰不敢更

以此事言於太后

事祕世莫知廼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

太子梁王怨爰盎及議臣廼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

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

意梁

師古曰意疑也

遂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

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

相軒丘豹

師古曰姓軒丘名豹

及內史安國

師古曰韓安國

皆泣諫王王

廼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

師古曰望謂責而怨

之梁王恐廼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

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

服虔曰茅蘭孝王大夫也

使乘布車

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

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

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

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

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

益疎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入朝上疏欲留

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

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

張晏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

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
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
○劉敞曰此謂得熱疾六日而後薨耳豈謂六月六日哉太迂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

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
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
為與長公主計之廼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
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廼說為帝壹
餐師古曰說讀曰悅餐古食字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
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而

參徙為代王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

師古曰如文帝在代時○劉攽

曰如故為太原王時都晉陽不遷都也

五年一朝凡三朝十七年薨子共

王登嗣

師古曰共讀曰恭

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

以常山為阻

師古曰依山以為關

徙代王於清河是為剛王并前

在代凡立四十年薨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子年嗣

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為太子時與女弟子私通

宋○

祁曰弟子字當作則

及年立為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

師古

曰不養也則曰自來殺之堦怒曰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

則送兒頃太后所

師古曰頃王之后年之太后故曰頃太后

相聞知禁止則

令不得入宮

師古曰相者王之相

年使從季父往來送迎則

師古曰宗

室諸從也

連年不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為庶人徙房陵

與湯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
滅繼絕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為廣宗王奉代孝
王後莽篡位國絕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

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

梁孝王子五人為王太子買為梁共王

師古曰共讀曰恭

次子

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

○宋祁云越本十作七

子平王襄嗣

濟川王明以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

○劉攽曰武紀坐殺太傅中傳與此不同宋祁曰垣表作垣邑

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

房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

師古曰悍勇也

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

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

殺

人取財物以為好

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師古曰好音呼到反

所殺發覺者

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

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上庸國除為大河郡山陽

哀王定立九年薨亡子國除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

亡子國除孝王支子四王皆絕於身

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

梁平

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

大母也

師古曰大母祖母也共王即李太后所生故云親祖母也

而平王之后曰任

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囂尊

應劭曰詩云酌彼金囂囂畫雲雷之

象以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為山雲雷之象師古曰鄭說是也囂古雷字

直千金戒後世

善寶之母得以與人

師古曰寶謂愛守也

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

后曰先王有命母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

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

母陳太后事於太后多不順

○宋祁曰景德本於作李

有漢使者來

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

與爭門措指

晉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以為筭耳
師古曰音壯客反謂為門扉所筭

太后

啼諍

師古曰諍音火故反

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

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

師古

曰風讀曰諷止者止其自言也

李太后亦已

師古曰已止也

後病薨病時任后

未嘗請疾

張晏曰請問也

薨又不侍喪元朔中睢陽人犴反

師古

曰犴姓反名也犴音岸
宋祁云浙本犴反作犴友

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

俱出同車

○劉攽曰睢陽梁所都無太守當是淮陽劉敞曰下兩睢字當作淮

犴反殺其

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

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廼上變告梁王與大母
爭尊狀時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史

○劉放曰
史作吏

書

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為不孝請誅王及

太后

師古曰
陳太后

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

師古曰逮及也
言其材知不及

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

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
皆伏誅梁餘尚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傷嗣
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

薨子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

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

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

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相御史請許

師古曰許

太傅所奏奏可後數復毆傷郎

師古曰毆捶擊音一一口反宋祁云浙本注文捶擊也

夜私出宮傅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

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為立后數

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

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父自主婚也

欲

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為

師古曰言罪不能至重也

遂

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

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

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

師古曰屏謂當門之

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為之

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

聞中蒿之言

應劭曰中蒿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以為夜也師古曰蒿謂舍之交積材木

也應說近之

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族親情無踈遠皆昵近也

今梁王年少

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

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効立傳致難明之事

師古曰傳

讀曰附

獨以偏辭成臯斷獄亡益於治道汙蟣宗室

孟康曰蟣

音漫師古曰蟣音秣謂塗染也

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

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

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

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

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耻必不與姦

案事者廼驗問惡言

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

何故猥自發舒

師古曰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猥曲也

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

如淳曰覆蓋之

則計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

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

師古曰著明也

而反命於下吏

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清白之狀付有司也

以廣公族附疏之

德為宗室刷汙亂之耻

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音所劣反

甚得治親之

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復以公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凡殺三人傷五

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

師古曰逆

取曰篡

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

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

師古曰就問也○宋祁曰百官

表廷尉方賞君賓大鴻臚畢申世叔申由必有一誤

至移書傳相中尉曰王背策

戒

師古曰初封時策書有戒勅之言

諄暴妄行

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

連犯大辟

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

師古曰比猶頻也

不思改過復

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

調置辭

師古曰抵距也調誣諱也抵音丁禮反調音來亶反

驕嫚不首主令與背

畔亡異

師古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異也首音失救反次下亦同○劉

歆曰驕嫚當屬上句立使賊殺人而拒諱不服也使人殺之此是不首主令之罪也令音零

丞相御

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

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

○宋祁云一本無實字

書

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

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

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蜀黜汝命也

傳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

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

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之辭也言虎

兕出於檻龜玉毀於櫝匱豈非典守者之過邪諭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宋祁云注文浙本虎作豹檻

作押景德本郭去虎字
蓋以師古宜避唐諱

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

過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對曰

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

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

師古曰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孔

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往者傅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翌立大臣皆

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

和更相眄伺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宮殿之裏毛釐過失亡不暴陳

當伏重誅以視海內

師古曰視讀曰示

數蒙聖恩得見賞赦

師古

曰貫謂寬其罪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

即詐僵仆陽病

師古曰僵仆倒地也僵音薑仆音赴

徼幸得踰於須臾

師古

曰冀得踰冬月而減罪也

謹以實對伏須重誅

師古曰須待也

時冬月盡其

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
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
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
卒史音為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

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弟故

曰愛親

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先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前漢書卷四十七

前漢書卷四十七考證

梁孝王武傳西至高陽注蘇林曰陳留北縣○

臣召南

按高陽鄉聚名非縣也酈食其傳云陳留高陽人又云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即此高陽矣

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闕說于帝○按褚先生具言其事見梁孝王世家後

北獵梁山○梁山史記作良山

太后廼說為帝壹餐○史記作為帝加壹餐

梁懷王揖傳揖○

臣召南

按梁懷王名史記表及世家

作勝而孝文本紀作揖漢書賈誼傳作勝而紀及本傳作揖李奇謂懷王必有兩名理或然也

梁共王買傳十年薨○

臣召南

按諸侯王表作七年薨

是也七十字相似傳寫誤耳買以孝景後元年嗣以建元五年薨是七年也

梁平王襄傳睢陽人犴反○按此文則其人姓犴名反史記作類犴反則其人姓類犴漢書脫一字耳

梁餘尚有八城○臣召南按史記作削梁八城梁餘尚

有十城以地理志証之梁國統八縣則此文是也

頃王無傷嗣○諸侯王表作貞王毋傷

前漢書卷四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七十一

史部

前漢書卷四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誼傳第十八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

師古

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為文也屬音之欲反

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

下

師古曰秀美也

甚幸愛

○宋祁曰愛字下當有之字句緩而順

文帝初立聞河

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

師古曰治平言其政治和平也

故與李斯

同邑而嘗學事焉

師古曰事之而從其學也

徵以為廷尉廷尉廼言

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

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

師古曰謂有詔令出下及遣議事

諸老先生

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

以為能文帝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

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

定官名興禮樂廼草具其儀法

師古曰草謂創造之

色上黃數用

五為官名悉更奏之

師古曰更改也

文帝譙讓朱皇也

師古曰皇暇也

自以為不當改制

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

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

屬盡害之

師古曰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

廼毀誼

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

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

師古曰適音謫其下亦同

意不自得及渡湘水

師古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流入江也

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

師古

曰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而作此辭

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

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師古曰諭譬也

其辭曰恭承

嘉惠兮

師古曰恭敬也嘉惠謂詔命也

竢罪長沙

師古曰竢古侯字侯待也

仄聞屈

原兮自湛汨羅

師古曰仄古側字汨水名在長沙羅縣故曰汨羅湛讀曰沉汨音莫歷反造

託湘流兮敬弔先生

師古曰造至也言至湘水而因託其流也造音千到反

遭世

罔極兮廼隕厥身

張晏曰讒言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中也無中正之道一曰極止也

鳥

庠哀哉兮逢時不祥

師古曰庠音呼

鸞鳳伏竄兮鳴鴉翺翔

師古

曰鸞鸞鷗怪鳥也鸞惡聲之鳥也鸛音尺夷反鸛音于驕反鸛音休

闡茸尊顯兮讒諛得

志

師古曰關茸下材不肖之人也關音吐盍反茸音人勇反

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

師古曰植立也音值

謂隨夷溷兮

應劭曰隨卞隨湯時廉士湯以天下讓而不受夷伯夷也不食

周粟餓于首陽之下師古曰溷濁也音胡困反

謂跖蹻廉

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莊蹻師

古曰跖音之石反蹻音居畧反莊周云盜跖柳下惠之弟蓋寓言也

莫邪為鈍兮

應劭曰莫邪吳

大夫也作寶劍因以冠名 鈐刀為銛

晉灼曰世俗謂利為銛 于嗟默

默生之亡故兮

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鄧展曰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師古曰生先生也 幹

棄周鼎

師古曰幹轉也音管

寶康瓠兮

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甑師古曰

甄音五反

騰駕罷牛驂蹇驢兮

師古曰罷讀曰疲蹇跛也

驥垂兩耳服

鹽車兮

師古曰駕鹽車也

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

師古曰章父殷冠名也言

冠乃居下屨反在上也父讀曰甫○劉奉世曰薦之言藉也言以冠藉屨貴賤顛倒

嗟若先生獨

離此咎兮

應劭曰嗟咨嗟也勞苦屈原遇此難也師古曰離遭也

醉曰

李奇曰醉告也張晏

曰醉離騷下章亂也師古曰醉音碎

已矣國其莫吾知兮

師古曰一國之人不知我也

子獨壹鬱其誰語

師古曰壹鬱猶拂鬱也

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

自引而遠去

師古曰縹縹輕舉貌音匹遙反

襲九淵之神龍兮

鄧展曰襲重也

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

沕淵潛以自珍

鄧展曰沕音昧張晏曰潛藏也

偃蟪

獺以隱處兮

服虔曰蟪音臬應劭曰蟪獺水蟲害魚者也偃背也欲舍蟪獺從神龍遊也師古曰

面音

夫豈從蝦與蛭蟪

服虔曰蛭水蟲蟪今之蛭蟪也孟康曰言龍自絕於螻蛄况從

蝦與蛭蟪也師古曰蝦亦水蟲也音遐蛭音質蟪字與蛭同音引今合韻當音弋人反螻音丘謹反

所貴

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

異夫犬羊殷紛紛其離此郵兮

蘇林曰殷音槩孟康曰殷音班殷反也紛紛構

讒意也師古曰殷孟音是也字從丹青之丹離遭也郵過也

亦夫子之故也

李奇曰亦夫子

不如麟鳳之故離此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賈誼自言

今之離郵亦猶屈原耳○劉攽曰顏說全失但誼舉屈

原事則可興已矣遂自叙其怨憤則太過矣許應元曰

諱曰以下咎屈原不能全身遠害故弔之非誼自喻也

顏說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

師古曰言往長沙為傳不

足哀傷何用苟懷此之都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
邑蓋亦誼自寬廣之言也

下之

師古曰八尺曰仞千仞言其極高也

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

之

師古曰增重也言見苛細之人險阨之證故重擊其羽而高去○宋祁曰浙本微作徵作微者非是上言

微注言證意自相會

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

應劭曰八尺曰尋倍

尋曰常師古曰水不泄為汙音一胡反又音一故反

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

螻螳

如淳曰鱣鯨皆大魚也臣瓚曰鱣魚無鱗口在腹下鯨魚長者長數里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

鱣鯨於汙瀆必為螻螳所制以况小朝主闇不容受忠逆之言亦為讒賊小臣所害師古曰鱣音竹連反字或

作鱣鱣亦大魚也音淫又音尋螻音樓謂螻蛄也

誼為長沙傳三年有服飛入

誼舍止於坐隅

師古曰坐音才卧反

服似鷄

晉灼曰異物志曰有鳥小鷄體有文色土

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也○宋祁曰注文鳥字下疑有如字

不祥鳥也誼既

以適居長沙長沙界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廼為

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

應劭曰太歲在卯為單閼師古

曰閼音一葛反○宋祁曰單音禪

庚子日斜服集余舍

孟康曰日斜日昃時止于

坐隅貌甚閒暇

師古曰閒讀曰閼

異物來萃私怪其故

孟康曰萃音萃

萃聚也發書占之識言其度

師古曰識驗也之書也識音初禁反

曰野

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去何之

師古曰子服者言加其美稱也

○宋祁云子服姚本作于服

吉虜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

期師古曰淹遲也服廼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師古

曰意字合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師古

曰幹音管幹轉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服虔曰嬗音如蟬也還讀曰旋

相傳與也師古曰此即禪代沕穆亡間胡可勝言師古

字合韻故音嬗耳蘇說是也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師古

穆深微貌胡何也言其理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師古曰言禍福

曰此老子德經之言也倚音於綺反彼吳彊大夫差以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

避吳之難保於此山故曰斯遊遂成卒被五刑應劭曰李斯西

棲也句音鉤伯讀曰霸遊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為趙高所讒身伏五刑○宋祁云注姚本伏作被傳說胥靡廼相

武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築於傳巖武丁以為已相師古曰胥靡相隨之刑也解在楚元王傳

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繩索相附會也臣瓚曰糾絞也纏

索也師古曰纏音墨命不可說孰知其極師古曰極止也水激則旱矢激

則遠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盡不能浸潤矢之激發則去遠○劉攽曰旱讀為悍猛疾也萬物

回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塊圯無

垠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也應劭曰其氣塊圯非有限齊也師古曰今造瓦者謂所轉

者為鈞言造化為人亦猶陶之造瓦耳块音烏朗反北音於黠反

天不可與慮道不可

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

師古曰烏猶何也

且夫天地為鑪造

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師古曰以冶鑄為喻

合散消息安有

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揣

孟康曰控引也

揣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借也如淳曰控引也也揣音團控揣玩弄愛生之意也師古曰如說是○宋

祁云注文貴借姚本作貴惜

化為異物又何足患

師古曰患合韻音環

小智自

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

臣瓚曰以身從物曰徇○宋祁云浙本徇作徇

夸者死權品庶每生

臣瓚曰謂夸泰也莊

子曰權勢不充則夸者悲孟康曰
每貪也師古曰品庶猶庶品也
怵迫之徒或趨西東

孟康曰怵為利所誘誅也迫迫貪賤東西趨利也師古
曰誘誅之誅則音戌或曰怵怵惕也音丑出反其義兩

通而說者欲改字
為鉢蓋穿鑿耳
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儻若

囚拘

李奇曰儻音塊蘇林曰皆人肩偃儻爾音欺全反
師古曰蘇音是○臣佖曰按說文窘音渠隕反迫

也文選李善注窘囚拘之貌五臣注窘困也愚者繫縛
俗累困如囚人拘束其字並不從人唯孫強新加字玉

篇及開元文字有作儻字並音窘疑
蘇林音誤今宜定從說文音渠隕反
至人遺物獨與道

俱衆人惑惑好惡積意

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
積之萬億也臣瓚曰言衆懷好

惡積之心意也師古曰瓚
說是也意合韻音於力反
真人恬漠獨與道息

師古曰
恬安也

漢靜也

釋智遺形超然自喪

服虔曰絕聖弃智而亡其身也師古曰喪合韻音先郎反

寥廓忽荒與道翱翔

師古曰荒音呼廣反

乘流則逝遇坎則止

孟康

曰易坎為險遇險難而止也張晏曰謂夷易則仕險難則隱也

縱軀委命不私與已其

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

師古曰休息也

澹寧若深淵之靚汜淖

若不繫之舟

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濫反靚與靜同汜音敷劍反

不以生故自保

養空而浮

服虔曰道家養空虛若浮舟也

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蒂

芥何足以疑

師古曰蒂芥小鯁也蒂音丑芥反

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

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

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釐祭餘肉也漢儀注

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禧師
古曰禧福也借釐字為之耳言受神之福也

上因感

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

帝前席

師古曰漸促近誼聽說其言也

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

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

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

師古曰漢朝問以國家之事

是時

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

制

師古曰擬比也上比於天子擬音擬

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

陳政事多所欲匡建

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建立也立制節也

其大略曰

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

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

師古曰言不可盡條

記也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

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治

音直吏反此以下並同

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

師古

曰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諛諛也

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

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師古曰厝置也音干故反

火未

及燃因謂之安

○宋祁云浙本燃作然然已從火旁又加火非是

方今之執何

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

蘇林曰搶音濟濟蹢蹢不安貌

也晉灼曰搶音僮吳人罵楚人曰僮僮攘亂貌也師古
曰晉音是僮音仕康反攘音汝庚反○宋祁云搶攘今
越本搶音仕庚反據非甚有紀師古曰紀理也胡可謂治陛下
音女庚反未知孰是

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

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

師古曰言二事之中何者為急

使為治

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

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

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

民保首領匈奴賓

服四荒鄉風

師古曰鄉讀曰嚮

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

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

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
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
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

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

以幸天

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

世法程

師古曰程式也

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

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

非難也

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誼自謂也○劉放曰少知治體泛說爾何必誼自謂乎

其具可

素陳於前願幸無忽

師古曰忽怠忘也

臣謹稽之天地

師古曰稽考也

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

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師古曰易改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

執鄭氏曰今建立國秦大其執必固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執也師

古曰鄭說是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爽忒也甚非所以安

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應劭曰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

西鄉而擊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濟北王反欲擊取菹陽也師古曰鄉讀曰嚮今吳

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鼎方也

行義未過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

侯

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

權力且十此者虐

師古曰十倍於此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

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

師古曰大抵猶言大

略也音丁禮反其下亦同

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

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

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

○宋祁云浙本治字上有能字存能則語成文

黃帝曰

日中必萋操刀必割

孟康曰萋音衛日中盛者必暴萋也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萋是謂

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萋謂暴曬之也曬音所智反又音所懈反今

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

抗劉之

應劭曰抗其頭而劉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劉割頸也墮音火規反劉音工隴反

豈

有異秦之季世孝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

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

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

天下如曩時

師古曰曩久也謂昔時

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

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

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

師古曰無恙言無憂病也

當是時而

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

○宋祁云浙本位字上有之字

臣有以知陛

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

師古曰淆雜也併音

步鼎反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

應劭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席大也

臣瓚曰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執為之資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諸公幸者廼為中涓

其次塵得舍人

師古曰塵與僅同塵劣也言纔得舍人

材之不逮至遠也

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

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

師古曰惠古德字渥厚也

音握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

材而臣之也

師古曰角校也競也

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

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

者曰疏

孟康曰諉累也以疏為累言不以國也蔡謨曰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

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恃彊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師古曰蔡說是矣諉音女瑞反

臣請試

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

王淮陽共王王梁

師古曰共讀曰恭

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

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虐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

心

師古曰自以為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

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

者

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

擅爵人赦死辜

師古曰擅

專也甚者或戴黃屋

師古曰天子車戴之制○宋祁云注文姚本戴作蓋

漢法令非

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名之安可致乎

師古曰不軌謂不修法制也致至也

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

下圜視而起

應劭曰圜精正視也師古曰言驚愕也

陛下之臣雖有悍如

馮敬者

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宋祁曰案功臣表

非馮無擇子孝文七年自典客為御史大夫

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

師古

曰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

陛下雖賢誰與領此

師古曰領理也

故疏

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

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

師古曰易

其所以然謂改其法制使不然

既有徵矣

師古曰徵證驗也

其執盡又復然殃

既之變未知所移

師古曰既古禍字

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

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

蘇林曰孔子時人也師古曰坦屠牛

者之名也

而芒刃不頓者

師古曰芒如毫芒也頓讀曰鈍刃謂刃之利

所排

擊剝割皆衆理解也

師古曰解支節也音胡懈反

至於髀髀之所非

斤則斧

師古曰髀股骨也髀髀上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髀音寬髀音陸又音必爾反

夫仁

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

侯王皆衆髀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

師古曰嬰繞也

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

晉灼曰二

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執不可故也

臣竊跡前事

師古曰尋前事之蹤跡

大抵彊

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

師古

曰倚依也音於綺反

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

用梁則又反

晉灼曰用役用之也

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

最後反長沙廼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䟽而

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

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

晉灼曰事執可亡也師古曰曩亦謂昔時也

令

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

晉灼曰事執可存

然

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

欲諸王之皆忠附則

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

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

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

師古曰使以義使之遵禮義也

令海內之執如

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

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

○宋祁云舊本在作

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

干國

師古曰若干豫設數也解在食貨志

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

以次各受祖之分地

師古曰分音扶間反次下亦同

地盡而止及燕梁

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

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

師古曰須待也

諸侯之地其削頗入

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

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

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宋祁云新本子孫下有於彼二字注文令其隔絕浙本作令不隔絕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師古曰償者謂

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劉攽曰言諸侯之地先有削而頗入漢者後而以封列侯今為徙之及至封其子孫皆據數償之假令一王合封十縣則予十縣是為以數償之矣所字衍文劉奉世曰償之言還也所以數復還其削地如前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所云者明天子不利有其地也

咸知陛下之庶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

師古曰慮計也

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

師古曰倍讀曰背

故天下咸知

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

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

應劭曰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宋祁云新本開作

啓

細民鄉善大臣致順

師古曰鄉讀曰嚮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

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

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

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

當時大治後世誦聖

師古曰稱誦其

師古曰應孟二說皆是

明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

師古曰憚畏難也音徒旦

反

天下之執方病大瘡

如淳曰腫足曰瘡師古曰音止勇反

一脛之大幾

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師古曰幾並音巨依反

平居不可屈信

師古

曰信讀

一二指搐身慮亡聊

師古曰搐謂動而痛也聊賴也搐音丑六反○宋祁

曰伸

云越本

失今不治必為銅疾

師古曰銅疾堅久之疾

後雖有扁鵲

不能為已

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為治也已語終辭

病非徒瘡也又苦蹠盤

師古曰蹠古蹠字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脚掌是也蹠古疾字音足蹠反疾不可行也

元王之

子帝之從弟也

師古曰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為從弟

今之王者從弟

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

師古曰惠王齊

悼惠王○劉攽曰惠王下脫之子二字

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

師古曰廣立蕃

屏則天下安故

曰以安天下 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

師古曰偏古逼字

臣

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蹊盤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

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

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

師古曰嫚侮古侮

字

為天下患至亡已也

師古曰亡已言不可止也

而漢歲致金絮采

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

師古曰徵召也令驛令也操謂主上

之所操持也

操音干高反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

師古曰共讀曰恭

足反

居上首顧居下

師古曰顧亦反也言如人反顧然

倒縣如此莫之能解

猶為國有人乎

師古曰顛倒如此而不能解救豈謂國有明智之人乎

非亶倒縣

而已

師古曰亶讀曰但

又類辟且病疵

服虔曰病癖不能行也師古曰辟足病疵風辟

音壁疵音肥○宋祁曰浙本注病字下有也字疵下有體傷病也四字若止用舊注則全無意當用浙本夫

辟者一面病疵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

不輕得復

張晏曰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復除逸豫也蘇林曰輕易也不易得

復除言難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五尺以上不輕得息

如淳曰五尺謂小兒也言無小

大皆當自為戰備

斥候望烽燧不得卧

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臯桔

臯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煙曰燧張晏

曰畫舉烽夜燔燧也師古曰張說誤也畫則燔燧夜則舉烽

將吏被介胄而睡

師古曰被

音皮義反

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

師古曰醫者誼自謂

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

執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

師古曰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極也

進謀

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

師古曰無治安之具

臣竊料

匈奴之衆

師古曰料量也音聊

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

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

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伏中行說而答其背

鄭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

匈奴也師古曰中行姓也說名也行音胡剛反說讀曰悅中行說事具在匈奴傳

舉匈奴之衆

唯上之令

師古曰聽天子之命

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

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

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

師古曰信讀曰伸

可為

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

如淳曰僮謂隸妾也

為之繡衣絲履偏

諸緣

服虔曰加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襪及標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裘其上為

乘車及騎從之象也

內之閑中

服虔曰閑賣奴婢闌

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

而不宴者也

師古曰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貴之也

而庶人得以衣婢

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縵以偏諸

晉灼曰以偏諸縵著衣也師古曰縵音妄

謂以偏諸縵著之也縵音步干反

美者黼黻

師古曰黼者織為斧形黻者刺為衆文

是古

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

師古曰得其節而合宜

今庶人屋壁

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

有也

師古曰屈謂財力盡也音其勿反

且帝之身自衣皁綈

師古曰綈厚繒也音

徒奚反

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

妾緣其履

師古曰孽庶賤也

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

衣一人

師古曰衣音於既反

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

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

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盜賊

直須時耳

師古曰言待時而發

然而獻計者曰毋動

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

搖為大耳

如淳曰好為大語者

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

師古曰無

尊卑之差

至冒上也

師古曰冒犯也

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

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

師古曰謂商鞅

并心於進取行之

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

出贅

應劭曰出作贅壻也師古曰謂之贅壻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

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為質也贅音之銳反分音扶問反借父耰鉏慮有德色

師古曰耰摩田器也言以耰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耰音憂

母取箕箒立而

誅語

服虔曰誅猶罵也張晏曰誅責讓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誅音碎○宋祁曰浙本箒作帚

抱哺

其子與公併倨

師古曰哺飮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哺音步併音步

鼎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

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師古曰說音悅稽

音工奚反○宋祁曰反脣一作反辱劉敞曰脣或作唇

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

亡幾耳

師古曰惟有慈愛其子而貪嗜財利小異於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居豈反○劉奉世曰誼

謂秦人不知孝義但如禽獸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然去禽獸亡幾也頗解不明乃似云惟此小異於禽獸

并心而赴時猶曰蹙六國兼天下

蘇林曰蹙音厥師古曰蹙謂拔而取之

功成求得矣

師古曰求得所求者得也

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

厚

師古曰反還也

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

師古曰信讀曰伸一曰信任

天

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

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

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

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

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耻日甚可

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

師古曰言其所追赴

唯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也○劉放曰慮大率也

今其甚者殺父兄矣

盜者剽寢戶之簾

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曰寢蓋謂陵上之寢

剽音輟奪兩廟之器

如淳曰奪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師古曰奪拔也音騫又音蹇

白

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

師古曰白晝晝日也言白者謂不陰晦也剽劫也音

類妙反

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

服虔曰吏矯偽徵發盈出十萬石粟師古曰服說非

也幾近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耳非謂徵發於下也幾音鉅依反

賦六百餘萬錢

乘傳而行郡國

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為使者乘傳車循行郡國以為榮也師

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此賦斂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行音下更及

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

間以為大故

師古曰特徒也言公卿大臣特以簿書期會為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宋祁云

注文姚本特以作徒以

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

師古曰恬

安也音徒無反

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

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

也

師古曰鄉讀曰嚮

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

師古曰刀所以削書札篋

筮所以
盛書

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

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

師古曰此非天紀理也

此非天

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

不修則壞

師古曰植建也
僵偃也音疆

筮子曰

師古曰筮與管同管子管仲也

禮義

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筮子愚人也則

可筮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

師古曰若以管子為

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耻可也若以管子為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

秦滅四維而不

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

歲而社稷為虛

師古曰虛讀曰墟謂丘墟

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

幾幸而衆心疑惑

師古曰幾讀曰冀次下亦同

豈如今定經制

師古曰經

常也令君君臣臣

師古曰君為君德臣為臣道

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

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

師古曰衆信謂

共為忠信也

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

師古曰執持而

順行之

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

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

以刺船也詩云緋纒維之楫音集又音接

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師古曰覆音芳

反目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

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

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

師古曰遠音于

萬反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

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

師古曰廼始也

使士負之有

司齊肅端冕

師古曰齊讀曰齋

見之南郊見于天也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

已行矣

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劉奉世曰人生則有眉髮矣顏說誤匍匐入井又

非所謂新生也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耳

昔者成王幼在緇抱之中召公為

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

義師道之教訓

師古曰保安也傅輔也道讀曰導其下亦同

此三公之職也

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

子宴者也

師古曰宴謂安居

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

仁禮義以道習之

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

逐去邪人不使見惡

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

師古曰端正也直也

孝悌博聞有道術

者以衛翼之

師古曰悌音徒繼反

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

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

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

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

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之

師古曰者讀曰嗜

擇

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

如自然

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官反

及太子少長知妃色

師古曰妃色妃匹之

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

師古曰官謂官舍

學禮曰帝入

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

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

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

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

師古曰隲與踰同謂越制○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

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

而匡其不及

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

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

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

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

師古曰有

過則記

徹膳之宰

師古曰闕則諫

進善之旌

師古曰進善言者立於旌下

誹

謗之木

師古曰譏惡事者書之於木

敢諫之鼓

師古曰欲顯諫者則擊鼓

瞽史誦

詩工誦箴諫

師古曰箴無目者也工習樂者也

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

與智長故切而不愧

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耻愧之事

化與心成故

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

也

師古曰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迎其初出也下朝音直遙反

春秋入學坐國老執

醬而親餽之

師古曰餽與饋同

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

師古曰鸞

和車上鈴也解在禮樂志

步中采齊

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薺又作茨並音律私反

趣中

肆夏

師古曰亦樂詩名趣讀曰趨趨疾步也凡言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並音竹仲反

所以明

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

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

師古曰遠音于萬反長音竹兩反

夫

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

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

師古曰訐謂面相斥罪也

音居謁反

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

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

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

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

師古曰艾讀曰刈管茅也音姦

豈惟胡亥之

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師古曰道讀曰導

鄙諺

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

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

師古曰已事已往之事

然而不能從

者是不法聖智也

師古曰法謂則而效之

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

轍跡可見也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車跡曰轍

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

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

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

師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

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

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

師古曰貫音工宦反

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

師古曰者讀曰嗜

及其長而

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為者

蘇林曰言

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宋祁曰漸本無者字為是不但成語亦與注會則教習然也臣

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

矣

○宋祁曰越本得字上有有字

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

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

此時務也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

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

夫禮者

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

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

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

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

師古曰顧猶反也

然而曰

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

師古曰眇細小也

使民日遷善遠臯而不自知也

師古曰見善則遷畏臯而離

孔子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衆

人齊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

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

師古曰取

謂所擇用也舍謂所弃置也

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

矣師古曰極中也萌始生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

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宋

祁曰浙本舍字下有中字音當丁仲反上言審此言中理自明白以禮義治之者積禮

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

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

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師古曰道讀曰導毆與驅同下類此道之以

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

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

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

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

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

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

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

澤洽禽獸草木廣裕

師古曰裕饒也

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

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

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旣幾及身子

孫誅絕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

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

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

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師古曰胡何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

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

師古曰級

等也廉側隅也

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

師古

曰陵乘也

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

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

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

延

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

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

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

師古曰近音其靳反

庶恥節禮以治君

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

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斃其芻者有罰

師古

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也斃音千六反

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

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

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

師古

曰遠離也

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

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

今自

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

所謂伯父伯舅也

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

而

今與衆庶同黥劓髡笞僞棄市之法

蘇林曰然則堂僞音罵

然則堂

不亡陸渫被戮辱者不泰迫渫

師古曰迫天子也

廉恥不行大

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渫夫望夷之

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

如淳曰決罪曰當閭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

風也○劉奉世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

投鼠而不可噐之習也臣聞

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

師古曰苴者履中之藉也音子

余反○宋祁曰苴當作子汝反

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

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

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

之

師古曰縶謂以長繩係之也縶音先列反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

師古曰司寇主刑罰

之官編次列也

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

師古曰榜音彭

殆非所以令

衆庶見也夫畀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

加此也

蘇林曰知其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

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

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

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行之君智伯伐而

滅之

師古曰行音戶剛反

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

鄭氏曰釁漆面以易貌吞炭以變聲也師古曰釁熏也以毒藥熏之○劉奉世曰釁謂以物塗之取以釁鼓故謂之釁爾訓熏與漆皆非也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

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羣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

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

頑頓亡耻

師古曰頓音鈍

集詬亡節

師古曰集詬謂無志分也集音胡結反詬音后

廉

耻不立且不自好

師古曰自好猶自喜也好音呼倒反

苟若而可

師古曰若猶然

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

師古曰逝往也

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

矣

服虔曰音挺起也師古曰挺式延反

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

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

師古曰此於人主為不便也便音頻面反

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

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

師古曰粹純也言其熟悉在羣下

俱亡耻俱苟

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

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

曰簠簠不飾

師古曰簠簠所以盛飯也方曰簠
圓曰簠簠音甫又音扶簠音軌

坐汙穢

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

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

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罷讀曰疲軟音人究反

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諄之也

師古曰諄古呼

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

師古曰譴

責也何問也

聞譴何則白冠鵲纓

鄭氏曰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

盤水

加劍造請室而請臯耳

應劭曰請室請臯之室蘇林曰音絜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

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師古曰應如二說皆是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

中臯者聞命而自弛

師古曰中罪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弛音式爾反上不

使人頸鑿而加也

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師古曰鑿古戾字音盧結反其有

大臯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

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

上不

使捽抑而刑之也

師古曰捽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捽音才兀反

曰子大夫自

有過耳

服虔曰子者男子美號

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

自憙

師古曰憙讀曰喜音許吏反憙好也好為志氣也○宋祁曰王仲弓謂憙字宜曰喜讀為憙

嬰

以廉耻故人矜節行

師古曰嬰加上設廉耻禮義以遇也矜尚也

上設廉耻禮義以遇

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

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

孟康曰唯為主耳不念其身

國耳忘家公

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

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

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

者比物此志也

李奇曰志記也凡此上陳廉耻之事皆古記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使忠臣以

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拔若金城也尋其下文義可曉矣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

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

與之皆安

師古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夫音夫

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

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

應劭曰言念主忘身憂國

忘家如此可託權柄不須復制御也六尺之孤未能自立者也

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

致也主上何喪焉

師古曰如此則於主上無所失

此之不為而顧彼之

久行

服虔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顧反也久謂久行之也言何不為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陸級之

事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師古曰諡上疏言可為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

蓋史家直取其切要者耳故下贊云擬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

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

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

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

服虔曰一
二傳世也

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

師古曰
植立也

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

唯淮陽代二國耳

師古曰蕃翰得宜則嗣王安
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

代北邊

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

虜如黑子之著面

師古曰黑子今所謂
蠟子也著音直略反

適足以餌大國

耳

師古曰餌謂
為其所吞食

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

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

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

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

起

師古曰蝟蟲名也其毛為刺音謂

以為不可故蕲去不義諸侯而虛

其國

如淳曰不誼諸侯彭越黥布等師古曰蕲讀與芟同謂芟刈之

擇良日立諸子雒

陽上東門之外

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于東門外立之也東面最北出門曰上東門

畢

以為王而天下安

師古曰畢猶盡○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故大人者不牽

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

師古

曰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

而縣屬於漢

師古曰為縣而屬漢○劉奉世曰縣讀如懸

其

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

應劭曰自悉其家資

財補縫作衣師古曰悉盡也○宋祁曰新書云自悉以補行

錢用諸費稱此

師古曰稱音尺

孕反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

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

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

孟康曰列

城縣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

河

師古曰新鄭潁川縣也鄭音十移反著音直略反

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

晉灼

曰包取也如淳曰捷謂立封界也或曰捷接也師古曰捷音鉅偃反則大諸侯之有異心

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陞

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

如淳曰從誼言可二世安

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

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

師古曰恬安也

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

除六國之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

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

欲皆如意○劉奉世曰頤指兩事

高拱以成六國之既難以言智苟身

亡事畜亂宿既孰視而不定

師古曰畜讀曰蓄○宋祁曰熟字舊本無心後孰計

亦無火當去四點

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

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

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

故使

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師古曰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

文帝

於是從誼計廼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

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

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

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

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

也臣瓚曰謂以恩接待而王之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接今時當即王之言不久也接猶續也猶今人言續復

爾

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

孰不知其臯

師古曰悻惑也音布內反

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

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

於天下耳

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是厲王無罪漢枉殺之

此人少壯豈能忘

其父哉

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

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

父叔父也

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事

見春秋傳

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刺手以衝

仇人之匈

師古曰剡利也音弋冉反

固為俱靡而已

師古曰言與仇人俱滅斃也靡

碎也音武彼反○宋祁曰越本靡武彼反

淮南雖小黥布常用之矣漢存特

幸耳

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

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

策不便

師古曰言假四子以資權則當危漢

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

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

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

師古曰刺諸刺吳王荆軻刺秦皇事見春秋傳及燕丹子

也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

應劭曰周書云無為虎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

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

李奇曰文三王傳言誼揖此言勝為有兩名

自傷為傳無狀

師古曰無善狀

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

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

廼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
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
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
兵

韋昭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州
濟南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西鄉京師

師古曰鄉
讀曰嚮

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
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

好學世其家

師古曰言
繼其家業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

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

師古曰伊尹管仲

使時見

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

行以移風俗

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也自追觀以下並史家之詞

誼之所陳

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

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

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

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宋祁曰注文常義監本及新書皆云帝義也

其術固

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
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云

師古曰掇
拾也音丁

活反

前漢書卷四十八

前漢書卷四十八考證

賈誼傳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按史記作世謂隨夷溷兮謂盜跖廉文選作謂隨夷為溷兮謂跖蹻為廉其他字句俱有同異今但據本書校正

評曰○按史記作訊曰文選從之又如佻蠟獺史記作彌融爚遙增擊而去之史記作搖增駟文選作遙矰繳

服似鴝○

臣召南

按史記云楚人命鴝曰服是一物二

名漢書云似鶚則二物矣

單閼之歲四月孟夏○按史記作單閼之歲今以下凡起句俱有今字此班氏所刪也又按文選注文帝六年歲在丁卯

是時匈奴強云云○

臣召南

按自此以下並漢書所詮

敘也史記賈生與屈原同傳於經國之才救時之論槩未及錄故特詳補之其治安策及上書並賈子新書文刪節以入傳

可為流涕者二○王應麟曰其一謂匈奴有可制之策而不用也其二論足食勸農班氏不載於傳而載之食貨志

可為長太息者六○王應麟曰新書言庶人上僭班氏取為太息之一秦俗經制二篇不以為太息而班氏取為太息之二諭教太子是為太息之三體貌大臣是為太息之四又等齊篇論名分不正又銅布篇論收銅鑄錢此二者皆太息之說班氏削等齊篇不取

而載銅布篇于食貨志故六太息止載三篇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注鄭氏臣瓚云云師古曰鄭說

是也○

臣召南

按如鄭說則本文固字應倒在必字

之下於義不順如瓚說則樹國固當一讀于義甚長
師古取鄭說似誤

上數爽其憂○顧炎武曰謂秦之所憂在孤立而漢之
所憂在諸侯漢初之所憂在異姓而今之所憂在同
姓

貫高利幾之謀不生○

臣召南

按利幾事見高紀幾本

楚將降而封于潁川疑懼遂反高帝擊破之

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真德秀曰此文下新書言三表五餌而史削之又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下新書言天子之相號為丞相諸侯之臣號為丞相云云是臣主非有相臨之分尊卑之經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而史削之

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注師古曰諸侯國皆

在關東云云○

臣召南

按諸侯並在關東固不必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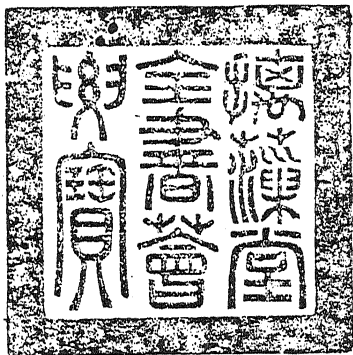
此文謂雒陽上東門也考高紀帝雖自雒陽入都關中而六年封子肥齊王七年立子如意代王九年徙王趙十一年立子恒代王子恢梁王子友淮陽王帝實在雒陽行封冊也惟立子長淮南王十二年立子建燕王則帝在長安耳賈生從其最多者言之雒陽亦有上東門與長安門同名以地勢言之燕趙代在雒陽東北齊梁在其東吳楚淮南則在其東南也

前漢書卷四十八考證

謹案卷四十六第三頁前七行今世謂反開小袖
衫為侯膺刊本閉訛門据史記注改

第九頁前一行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刊本持字上
衍將字据毛本刪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 臣王以謹